

非洲：在矛盾与希望中生长的大陆

周宗敏

三站印记：在流动中读懂非洲

1991年，法航的机翼第一次切开非洲大陆的云层，阳光像融化的金箔，铺满赞比西河的河面。我趴在舷窗上数着海岸线的曲线，那时不会想到，这片土地会成为此后半生反复回望的坐标——就像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一旦见过那片流动的粉红，便再也忘不掉。

赞比亚卢萨卡分社的日子，与铜带省的铁轨、赞比西河的涛声缠绕在一起。殖民时代留下的旧铁轨，与坦赞铁路的新钢轨在阳光下交错，后者的枕木下，埋着中国建设者的汗水，也埋着“友谊”二字的重量。我背着相机穿梭在市集，恰逢非洲大陆首次多党制选举。投票站外，人们举着候选人的海报往来穿梭，议论声、喇叭里的宣传声交织成一片，有人眼神里带着对未知的探询，有人脸上是按捺不住的躁动。这种从未有过的政治实践，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在民众心里激起层层涟漪——有新奇，有迷茫，也有对改变的隐约期待。

转身走进村庄，却见一位母亲蹲在猴面包树下，给怀里的孩子喂青黄的野芒果。“树会结果，雨会落下，孩子会长大”，翻译转述的这句话，后来总在我脑海里回响，像赞比西河的涛声，沉稳而坚定。

转至肯尼亚内罗毕，非洲总分社的灯光总亮到深夜。作为终审发稿人，“Final say”的签字笔握在手里，总觉得分量千钧。蒙巴萨港的发报机嗒嗒作响，渔民的独木舟与国际货轮在海面交错；桑吉巴尔的滩涂上，退潮后的水生物成了孩子们的玩具，笑声混着咸腥的风。去南非驻肯使馆办签证时，签证官 Mr. Weiser（发音近“Visa”，倒像暗合了他的身份）总爱盯着窗外的合欢树，盖章时慢悠悠地说：“你们记者，总爱追着风暴跑。”后来才懂，他说ed的风暴，正酝酿在南非的土地上。

纳库鲁湖是常去的慰藉。成千上万只火烈鸟铺展在湖面，粉红的翅膀扑棱着，像流动的云霞，连天空都被染得发暖。有次遇见鸵鸟在湖边踱步，笨拙却执拗，倒让我想起那位母亲的话——大地不会辜负认真踩过它的脚。而远处草原上，长颈鹿正伸着脖颈够向高树的绿叶，身姿优雅又带着股韧劲，那一刻忽然觉得，这或许就是非洲最本真的模样。

淬火：在历史褶皱里看见光与痛

1992年的南非，像一口烧得滚烫的锅。作为特派记者，我不仅亲历了这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键节点，更较早以大陆官方媒体的视角，用《走马看南非》《南非投资环境面面观》《向比勒陀利亚进军》等报道（其中《向比勒陀利亚进军》是记录局势的特写），向国内读者揭开这片土地的面纱。博伊帕通惨案的血迹未干，22条生命的消逝让空气粘稠得像糖浆；可几个月后，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坐在谈判桌前，握手的瞬间，约翰内斯堡的教堂敲起了钟。我在一天内发完22条英文稿，手指在键盘上发抖，眼前晃过罗本岛的囚室——曼德拉住过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草席，采石场的碎石在窗外泛着白光。

那时的南非，总在极致的反差里让人震撼。高速公路网密如蛛网，平整宽阔，行驶其上时，恍惚间会忘了身处非洲——当时它的公路发达程度，仅次于德国、美国。作为非洲大陆的“火车头”，南非的GDP一度占到全非洲的40%左右，约翰内斯堡的高楼与索维托的棚户区隔街相望，繁华与困顿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阳光下同时反光。德班的黄金海岸线绵延千里，好望角的礁石上，巨型货轮鸣着笛穿梭，麦哲伦船队的航迹早已淡去，却带不走这里的繁忙。

同一时期的津巴布韦，还顶着“非洲面包篮”的光环，玉米与烟草堆满仓库，田埂上的拖拉机突突作响，谁也想不到后来的起伏。而纳米比亚的红沙漠与海洋交汇，美得惊心动魄，沙漠边缘的村庄里，孩子们却仍在为水发愁。这些景象总在提醒我：自然的馈赠从不等于必然的收获，就像撒哈拉大沙漠的黄沙下藏着石油，可若没有开采的技术与稳定的环境，宝藏也只是沉睡的石头。

最难忘那些细碎的瞬间：在卢萨卡市集，小贩会把最好的芒果偷偷塞给我；在约翰内斯堡的街角，陌生老人会用不熟练的英语讲曼德拉的故事；在桑吉巴尔的海边，渔民摇着独木舟归来，舱里的鱼不多，却坚持分我两条。他们的淳朴像草原的风，坦荡得没有杂质——后来才明白，这片土地的人民本就如此，在没有种族冲突和外来干涉的日子里，他们的笑容会比纳库鲁湖的阳光更明亮。

回响：从见证者到播种者

30岁生日那一周，我回到了北京。行李箱的角落里，还裹着从赞比亚带回来的猴面包树种子，是那位喂孩子野芒果的母亲硬塞给我的，说“种下就会发芽”。非洲的风好像跟着种子一起飘回了故土，往后的日子里，这份联结化作了遍布非洲的分社网络——几乎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都有我们的足迹。

苏丹的喀土穆分社守着尼罗河的日出，索马里摩加迪沙分社的灯光曾在战乱中坚持亮过深夜，塞内加尔达喀尔分社的记者常去戈雷岛记录历史的伤痕，塞拉利昂弗里敦分社见证过战



插图
阿占

后重建的第一块砖；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分社、肯尼亚内罗毕分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分社、莫桑比克马普托分社……连南非都有两个——开普敦分社望着好望角的浪，约翰内斯堡分社守着城市的脉搏。内罗毕新落成的非洲总社大楼，就建在联合国机构附近，成了那片区域的标志性建筑，楼里的灯光与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一样，在夜里格外明亮。

这些分社像撒在非洲大陆的星子，用中文、英文、斯瓦希里语……向世界报道非洲，也向中国传递非洲的心跳。我们聘用了许多当地雇员，他们熟悉每一条土路的弧度，能听懂野芒果树下母亲哼的歌谣，有些还被派到北京总部交流，把非洲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话语权的非洲，BBC、路透社、法新社的招牌曾随处可见，而新华社的存在，更像一种“南方的声音”——不居高临下，不刻意猎奇，只把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原原本本地说给世界听。

后来的职业生涯里，依托这些支点，我做了更多想做的事：在世界媒体峰会培训非洲记者，带他们看中国的梯田如何锁住水土；邀请非洲媒体人访华，让他们亲耳听深圳的厂房如何从无到有；全球新闻奖评选时，总想着多给非洲同行一些机会——毕竟，好故事不该被地域或资源困住。尼日利亚的同行指着课件里的滴灌技术，眼睛亮得像蒙巴萨港的灯；肯尼亚的记者写纳库鲁湖的火烈鸟时，会特意加上一句“它们的羽毛红得像我们的希望”。这些细节让我明白：所谓“讲好非洲故事”，从来不是替他们发声，而是帮他们握住自己的麦克风。

坦赞铁路的铁轨后来重新擦亮，列车载着货物与乘客轰鸣而过，像在续写当年的合作篇章。那位赞比亚母亲期待的“雨”，或许就是这样的技术与机会——当中国农技人员蹲在田埂上教插秧，当滴灌设备让沙漠长出蔬菜，当非洲的孩子能吃上自家田里种的粮食，雨就真的落下了。

凝望：向着丰饶生长的未来

书房的案桌上，一直摆着一尊非洲长颈鹿木雕。它站在台灯旁，脖颈微伸，前蹄似要迈开，雕工不算精致，却带着股鲜活的劲儿。我常看着它发呆，想起草原上那些真正的长颈鹿——它们优雅地踱步时，像在丈量大地的辽阔；一旦奔跑起来，蹄声能震得尘土飞扬；而伸长脖子够向高树枝丫的瞬间，又像在告诉世界：没有什么养分是够不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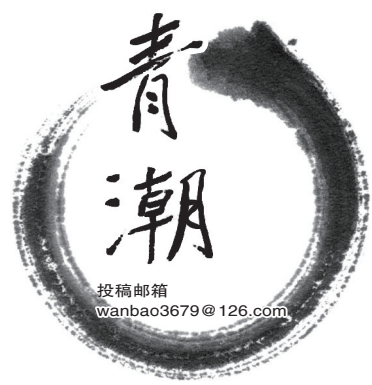
多希望非洲能像它一样啊。像长颈鹿一样优雅，在多元的文化里自在生长；像长颈鹿一样有韧性，在风雨里始终挺直脊梁；像长颈鹿一样奔腾起来，让发展的蹄声踏遍每一寸土地；更像长颈鹿一样，够得着高树的绿叶，够得着天地间的养分，在阳光里茁壮成长。

有时我会想起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坦桑尼亚总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57个非洲联合国成员国，像57颗星，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非洲统一组织（后来的非盟）的会议室里，各国代表用不同的语言讨论着同一件事：如何让这片土地摆脱贫困、战乱、干旱与疟疾。

而我们做的这一切——从1991年法航舷窗边的初见，到遍布非洲的分社，到一篇篇客观的报道，到为非洲记者搭起的桥梁——初衷其实很简单：让非洲走向世界，让非洲走向现代化，让赞比西河的水真正滋润干裂的田，让沙漠少一些，和平多一些；让被贩卖黑奴的历史记忆只存在于博物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能堂堂正正、平起平坐地走向未来。

就像那位赞比亚母亲相信“树会结果”，我也始终相信：当非洲的田野里结满饱满的谷物，当港口的货轮载着本土制造驶向世界，当孩子们的课本里写满“我们的成就”，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会飞得更高，草原上的长颈鹿会跑得更欢，好望角的浪涛会唱得更响。

因为这片土地的丰饶，本就是全人类的荣光。而案桌上的长颈鹿木雕，会一直站在那里，像个沉默的约定——我们都在等，等它真正扬起脖颈，够到属于自己的那片阳光。



投稿邮箱
wanbao3679@126.com

诗坛新作

珠山秀谷

（外一首）

李全文

重峦叠嶂，嶙峋有致的石
是对月与春色的褒奖
在悬崖峭壁，在波光粼粼的水
所有熙熙攘攘的风，都归顺于西凤
无数摩顶接踵的松与草木
向去往江南的芦雁作别，不苟言笑

每一位大山都有自己的虚怀若谷
内心烈燃的升腾
渴望被一堆堆胸含丘壑的
张大千的泼彩所覆盖
在冬的怀柔，掺加一片铺天盖地的白
秘制血脉，从不衰朽

此刻，大珠山纵横驰骋的额
一下子被阳光触碰为火花四溅
从大东北归来的雪
飘飘洒洒
一直暖捂漫山遍野的蓝荆子
火一样红彤彤的野杜鹃
期待那一群叛逆的黄莺儿
从明人张岱的《西湖梦寻》中归来
然后心花怒放

如此之多的落英缤纷

膝盖不疼了，行走也就顺畅
一个人步山径，趟礁岩，涉崎岖
看雨，听风，看海之蓝、山之巍
也就算是心有戚戚焉
连那一堆堆芦花，也都乐得不亦乐乎

此刻，虽秋声在耳
然鸟兽之声渐不闻
屈原《九歌·山鬼》之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渐不闻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之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渐不闻
但人生于天地间
孰来孰到，也都是上苍的造化

于是，潮涨潮落井然有序
如此之多的缤纷，塞满山坡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